

主題 1 | 鬼與靈

「跨維度播音」的第一個神秘學主題是鬼與靈。當代身心靈文化的特色之一是以與過去傳統宗教不同的觀點看待鬼神。一種常見的方法，便是將鬼神視為能量的顯現；高能量的能量體為神，而低能量的能量體為鬼。鬼神在身心靈圈中不再是倫理道德的代言者，而是甚至是一種除魅的、新物質主義式的機械論：神秘物僅是一種能量事實。這樣新的視角也直接影響傳統人與鬼神之間的關係；人與鬼神可能並不那麼需要是位階的關係，而人也可以不再用害怕與恐懼的情緒面對鬼神。甚至，人與鬼可以是一體的。在第一集與第二集的節目中，邀請到可堪稱台灣當代藝術新鬼王的藝術家梁廷毓，以及曾與其共同合作的「台灣靈異研究學會」首席研究員、也是該會的前會長，往樞，一起來探討對於鬼神的新想像。

梁廷毓是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碩士，現就讀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班，其研究及創作聚焦於計畫型藝術、鬼魅論述的方法學、問題性形構和相關論題的研發與實踐，亦關注晚近歷史轉型正義、非人轉向趨勢中的泛靈論與原住民歷史書寫之問題。梁廷毓是調查研究型的藝術創作者，除了藝術創作也發表了好幾篇學術論文。在這一集節目裡，我們暢談了他歷年來的創作歷程、他對鬼魂的看法、他的生死觀與人生觀，以及他獨特的幽冥美學。作為台灣靈異研究學會首席研究員的往樞十分活躍於靈異研究圈，有在收聽 clubhouse 靈異節目的朋友一定都知道他。往樞曾經參與藝術家梁廷毓的《斷頭河計畫》以及其合作的「引爆火山工程」行動。在這次節目裡，往樞從靈異研究的觀點，與我們解說什麼是靈界、什麼是靈體、什麼是邪靈，並且分享他的藝術參與感想。而不論是梁廷毓的藝術實踐，或是往樞的調查研究，都是希望能提出一個具有開創性的、不以恐懼與未知害怕為基礎的、新的人與鬼神之間的關係。

EP1 「人與鬼的新倫理關係：專訪藝術家梁廷毓」，訪談重點節錄

大約是差不多在 2016 年的時候，我開始跟幾位朋友在北投的關渡平原附近做了一個叫做「靈遊團」的計畫。那個時候關注在鬼故事跟死亡現場，或者是遺忘現場的關係，並透過夜間的靈遊，帶著民眾回到那些可能的事發現場，或是靈異傳說與超自然現象的地點。後來，我們比較開始關注到所謂的神秘學，不管是它所運用到的媒介或者是說它是考察的對象，以及它這個方法究竟對我來講是什麼。它差不多收集了在關渡平原附近36個的死亡意外事件地

點，以及相關的靈異傳說的地方。我們把它編成「關渡36大鬼景」的地理圖，然後去設計這個靈遊的路徑。比如說關渡平原有一些地點，它其實是靠近基隆河沿岸有溺斃的事件，或者是有人在那邊上吊的話，其實都會有一些抓交替的傳說。另一方面是比較靠近在大都路；大家都知道說那是一個在過去時常發生交通意外的一個地方，而它剛好又是一個貫穿關渡平原的交通要道。這些車禍意外，或是連續性的意外死亡，導致那附近有一些信仰或是一些說法，也會跟這種亡魂抓交替有關係。我們那時候其實是關注到發生連續性死亡的這一種，不管是神秘的力量或者是怪異的情況，它有可能是跟這個地方的環境條件，或者是基礎設施有關係。例如說大都路有一個很筆直的、切穿關渡平原的空間，那這個地方它所發生的這種死亡的條件，可能常常跟速度有關係。這是基礎設施的造型所給出的一種死亡的條件。或者是說關渡平原靠近水岸的地方，因為有基隆河流經，那可能因為河道的曲度的關係有暗流的形成，那這種地理條件、水域的條件，也會形成這種死亡的條件。

其實我們自己在藝術學院的訓練，至少在2010年代中期，甚至我們可以把它往前拉到2014年，談論到的關於幽靈的論述，可能不一定是鬼魂，但它背後其實有一個很強的、關於幽靈纏繞的論述。那它指向的我們對於藝術的想像，比較是重返廢墟或者是歷史地景的這種，不管是戒嚴的空間，或者是冷戰的空間，或者是新自由主義下的廢墟空間，或者是更前面的、整個殖民現代化過程的廢墟的、幽靈的地景，或者是歷史回返在地的一些藝術型的計畫。在這個影響之下，我會去思考說那是不是有某一種我們對於幽靈或者是鬼魂的想像，是被排除掉的敘事？這樣子底下所產生出的死者，它可能並沒有經歷過這麼多特定時期或者是特定歷史事件的創傷，而它可能也很難被標定為是某一種受害者，或者是某一種被排除者。它可能就是更廣泛的死者。但這種死亡所形成的鬼魂、它的力量，或者是關於它的感知問題，其實不會比我們原先討論到的那種幽靈論述還差。它有沒有可能是一種「非歷史」的幽靈？這種幽靈可能跟野史或者是傳聞、謠言，或者是記憶，或者是口述，其實會非常有關係。

而往樺的角色，在斷頭河計畫這一個部分對我來講很重要的，他其實是可以去對應到關於「自然物的溝通」。他在裡面其實是一個怎麼將那種以「人」來述說歷史的那一個位置，透過他作為一個關於土地或者是關於石頭，或者是關於山，這樣子的一個代理者，把我們過去所謂的歷史書寫給擴大，或者是複雜化，成為一個不同的人群跟土地神、跟石頭神、山神之間的一個關係。也就是說在這個歷史書寫裡面，透過非典型溝通的代理者，或者是中

介者，去讓更多不同的自然物的對象，加入到這一個以往以人為主導的歷史敘事裡。那第二個部分，其實就是在火山這邊，讓他怎麼樣去面對台灣飛碟學研究社群過去所提供的，不管是他們飛碟學、在火山地區看到的一些數據或者是資料，以及科學家他們透過科學儀器對於火山的這種生命現象的一種觀測，請他以火山能量感應，或者是感測的角度，去看到一些可能他們彼此在感知上，或者是現象上，共同的一個部分。往樸他其實可以直接實際回到現場，透過身體的經驗、透過不同維度的形成的感知經驗。另外，也是透過這個中介者，去面對一個已經失落的祖靈的一個問題。也就是在夜行者計畫裡，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具有啟發性、也很有歷史性的一個溝通的現場。這會是一個關於失落的祖靈，或是這個靈，在過去被平埔族人認為是一個神聖空間之間的一個流轉的問題。

其實對我來講，神秘學它最迷人的地方在於它始終都是面向所謂的未知的一個部分。對我來講，它其實是在科學的界線上，進行各種在短時間內，不知道成功或者是失敗的一個工作。所以很多時候，它所關注的那些對象，可能並不是被劃分在一個進步的時間軸當中的一個前現代的一個東西。它也可能不一定是能這麼快被標定為偽科學。對我來講，它可能就是一個非現代，或者是一個非科學的一個東西。因為我們對於偽這個字，或者是野史的野這個字，通常都會具有某一種變異。但如果我們把它想成是一個我們現在必須要去看待人跟非人必須是一種「共生」的關係的時候，那麼科學跟非科學，或者是現代跟非現代，它們的同時並存、共同存在，之所以能夠發生，我覺得神秘學它還是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位置。我覺得這也是神秘學它的一個作用，和它這一套知識所扮演的一個角色。所以這種神秘學對於我來講它其實不是去用來對立於科學主義，或者是要去拆解現代性知識的一種工具。而是當代神秘學這種思辨或者是推測性質，有沒有可能讓我們去想像、在各種的條件底下，去實踐一種鬼神在未來可能存在的時間和空間？我會覺得我正在做的，或者是嘗試一直想要做的事情、一個蠻重要的點是在於，怎麼樣讓這種對鬼魂的關注可以有不同的認識論的取徑？那這裡面其實當然包含到怎樣去產生具體的倫理關係？以及這種倫理的關係如何差異於過去我們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裡面人跟鬼的這種倫理？

對我自己來講，其實在這個階段裡面，或者是在這個人類發展到現在這一個環境的空間裡，關於鬼魂的問題，其實還是非常有現實感的、還是非常強烈的。我覺得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環境要解決的一些問題。那鬼魂的問題，在現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間空間裡面，它絕對還有足夠的時間去發展出我們對它的認識和看法。在我自己來講，我從小是在那樣的環

境裡面長大，所以我是會相信鬼魂的。但這五六年來其實更想要去思辨性地看待鬼魂這件事情，而不會再去落入到一個這可能只是我個人信仰的一個問題。對我來講，我可能會越來越認為說，認識鬼魂的方式可能必須要跟過去的人有點不一樣。這裡不是要去研究鬼魂本身的一個問題，因為其實我們會看到蠻多在歐美的一些科學家在過去很常試圖利用各種科學儀器來解決這個問題，例如說靈魂的重量。那到現在都是非常有爭議的。我自己很關注的是，鬼魂它如何可能被感知、被溝通的各種的條件。這種神秘學的一個研究如果它有一個路徑的話，可能就必須去找到在未來，鬼魂它為什麼能夠持續存在的一種因素，或者是原因。這裡面的條件對我來講，它必須被重新思辨，因為它應該不只是包含在非物質的這種心理的層面，也包含所謂的物質的層面。

EP2「萬物都是意識與頻率的擾動：專訪靈異研究員往櫺(上)」

EP3「我已經建立好一個死後世界的樣貌：專訪靈異研究員往櫺(下)」，訪談重點節錄

什麼是靈體？或什麼是靈界？這其實要講到每個人的狀態，其實都差很多。有的人可能有陰陽眼，可能有人用聽的，有人用感知的，或是有人進到一個空間就發現自己磁場不對，馬上就可以去知道說我應該要怎麼樣去調整我的頻率。所以不同的人、不同的研究員調查員，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器具、工具與能力。這時候，我們會去統整每個人的反應跟資訊，還有他提供的內容，去做一個比對。今天一個現象或是一個單獨的個案來講，我們可能同時有三到五個研究員，對這個事件有類似的想法的時候，我們就會去採納這個內容。它就更像是執行研究的一部分，如果他數量樣本數是多的、數據資料是多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當作是一個調查方向的依據。

我們在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有發現確實不同文化所創建出來的地下世界、次元世界、靈界，可能都會完全不一樣。例如一個宗教，可能在他的模式裡面是沒有鬼魂的，沒有地獄論，沒有天堂論；死亡之後就是回歸。伊斯蘭教就是這樣的模式。因為台灣是一個文化交融很薈萃的一個地方，所以你會在路上、網路上，甚至是可能 Instagram 與 Facebook 上看到有

不同文化的老師、不同系統的工作者，他們會把這些東西給交織，或是做彙整，然後創建出一個獨立新的系統。這個系統慢慢就會變成台灣的一種模式跟文化。這個東西很不好講是因為說它會有無限性，它有一個你完全不知道什麼、什麼時候會出現的一個化學變化。它可能

A 加 B 會誕生出 C，那 C 在誕生出來的時候，就跟它原本 A 跟 B 的系統又誕生出一個 D 或 E 之類的東西。所以在台灣是一個非常有趣而且值得觀察的一個現象。

我蠻常做一個比喻的，就好像現在人人都有手機，那如果更早的比喻的話，就是收音機。不同的靈界就好比你所處的收音機的位置，所以當你調到 FM 或是 AM 其他數字的時候，就會出現那個聲音。可是如果你調到中間的時候，就會有兩個頻率的聲音同時出現在收音機裡面。這個比喻其實是我自己覺得接近現有的靈界連結，或是通靈的方式，取決於你這個人，或是這個通靈者，要用什麼樣的頻率去對接那個空間。所以那個靈界的模式，確實有可能是空間，有可能是維度，也可能都存在，對我們暫時還沒有辦法給它一個相應的模式。但我認為它就是一個有通道的、有頻率可以連接的、甚至有一個方向可以做選擇。好比說你手機拿起來，然後打開 Wi-Fi，會有大量的 Wi-Fi 選擇。你可以選擇自己走到什麼地方去、可以選擇連到什麼；有些是開放的，有些是不開放的。所以像有些什麼秘密系統，或者一些不為人知的可能，像黑魔法之類的東西，它可能就是有密碼的東西。

我之前很喜歡在講座上面，或者是我自己研究的報告上面，一定會講的例子，就是七夜怪談裡山村貞子這個角色。在這部片出來之前，沒有人知道她是誰，可是這個片出來之後我們現在當代的人都知道有貞子這一號角色。可是她是真實的人物嗎？也不是。她可能有原型，可是當代貞子這個角色已經變成一種形態、變成了一種意識，甚至一種有意念的東西，存在你的腦海當中。這個狀態已經是累積到可能這個當代的所有人，而已經變成一種群體集結的內容。貞子這個角色已經被誕生出來了。所以當一個能量點，或是到一個意識軸，達到一個有份量的時候、達到一個群體被認可——我必須得講「認可」這個詞，認可甚至承受接受——發現這樣的一個模式的時候，她就會被形塑出來。那也有一些先天上的東西，例如說萬物有靈，可能地球本身的意識，可能礦石因為礦石可能在地下非常地久，然後已經在單獨的地區、一個區域性，誕生出他相應自己的東西。那是比較偏向於在人類之前、先天上的東西。至於我們講的惡魔，或是一些邪靈，那些東西那就要去回推說他是什麼時候被誕生出來？他什麼時候被推出來的？什麼時候被創建的？那創建之後的結果是什麼？像我們一定聽過吸血鬼，可是吸血鬼後來考證的內容，好像是德國一群文豪在休閒的時候所創作出來的。可是世界上真的有吸血鬼嗎？對很多人來講，吸血鬼好像就是存在的。他會怕，他甚至會擔心。尤其是人類當頻率在害怕的時候會變成比較低迷，甚至是比較狂躁。甚至是比較不

穩定的時候，那個不穩定會一直不斷地去加深內心的一個模式。我遇過一些個案，就是當他的害怕已經凌駕於他的理性的時候，那個害怕會變成真的，不管他害怕什麼。